

流年幻影

NIUSIANHUANYING

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cmfu.com

金宫

JING GONG

下

云霓 著

金宫是一个女人的名字，
很久前一直流传一句话：

得金宫者得天下……



珠海出版社

金 宮

JING GONG

下

云
霓
著

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宫/云霓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8.7

(流年幻影/缪艳主编)

ISBN 978-7-80689-987-8

I. 金… II. 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4347 号

流年幻影之金宫

主 编:缪 艳

© 云 霓 著

责任编辑:潘杜鹃

装帧设计:天下书装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2639330 邮政编码:519000

网 址: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zhcbbs@zhcbbs.net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×1000mm 1/16

印 张:68 字数:760 千字

版 次:2008 年 7 月第 1 版

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689-987-8

定 价:100.00 元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)

金 宫

JING
GONG

目 录

第一章	情浓	/1
第二章	清醒	章/15
第三章	守护	章/22
番外	屋顶	章/33
第四章	病情	章/37
第五章	惩罚	章/45
第六章	颜云	章/58
番外	血统	章/76
第七章	本色	章/80
第八章	山谷	章/94
第九章	旧疾	章/107
番外	阵亡现场	章/126
第十章	谎言	章/130





第八章	告别	第一章	
第十一章	惨战	第二章	/140
第十二章	得失	第三章	/153
第十三章	相聚	第四章	/181
番外	两条高压线	第五章	/197
第十四章	战幕	第六章	/203
第十五章	明白	第七章	/210
第十六章	杀戮	第八章	/224
第十七章	毒药	第九章	/236
第十八章	消息	第十章	/245
番外	十年	第十一章	/256
第十九章	永远	第十二章	/260
第二十章	十年(大结局)	第十三章	/264



目 录



第一章

情 浓

1

等我回过神来，我才意识到一点，我跟流暄接吻了。刚才烟火冲天，把我的窘态暂时遮掩过去，现在四周渐渐静下来，我顿时有一种羞怯的感觉，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流暄，而偏偏他就在我身后环抱着我的腰。

我的手有些不自然，去攥裙角，手刚动就被流暄握住，放回我的腰上，然后用温柔的声音笑着说：“怎么？紧张？”

如果我说自己紧张那不是代表心里有鬼？我连忙摇头，“不，不是。”

流暄说：“那好，再这么呆一会儿。”

我的心“噗通通”跳得厉害，又是高兴又是紧张，自己都分辨不出到底是种什么情绪。心跳快，身体反而会冷，我在流暄怀里直打哆嗦。

流暄把我抱紧一些，好像把我整个人都搂进了怀里。

平时总看他很瘦，很优雅，绝美甚至秀丽，可是现在倒把我比得很渺小，男人的身体和脸蛋居然这么不相衬。这就是男人的资本吧！看起来是一个样，抱起来是另一个样。想到这些，我的耳根在发热。

“我们在一起吧！”说话声音轻柔和腼腆。

“啊？”我愣了，我听到了什么？没有听错？流暄他说，“我们在一起



吧”？

我仰头看流暄，从这个角度，看见他翩跹落下的睫毛和美丽的红唇，他似乎抬了一下眉毛。是啊，不在一起的话，刚才那个吻算什么呢？

可是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弄清楚，譬如流暄是否喜欢我，这个可以问题可以马上被处理，流暄喜欢我，不喜欢的话，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。

然后。

然后，流暄是不是还喜欢金宫。

他不会在今天受了刺激以后的突发奇想吧！我眨眼，不敢说话，怕一说话就投入更多自己的心，自己先无法自拔的话，以后就很容易难过。

在没有确定别人的感情前就陷入进去……可是流暄真的对我很好，我瞪大了眼睛，红了脸。

“我们已经不小了。”流暄这种郑重而调皮的口吻，让我想不放松都难。

2

好像是历经沧桑的恋人，在用一种平淡而朴实的语调说话，“可是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。”

流暄笑笑，轻轻抚摸我的鬓角。

我突然想到，“你对金宫说的那句话怎么看？”很煞风景的一句话。

流暄的手停住，然后笑了，“我觉得那不可能。”

我说：“即便是本人说出来，你也会觉得不可能吗？”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忽然很生气，一开始怕被别人错认为那句话是我说的，因为毕竟场上的俘虏也叫我金宫殿下。

我想俘虏会认错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，我跟金宫长得很像。

现在我理直气壮地问出口，当然肯定地知道自己不是金宫。

我点头，接着点头，“你很相信她？”信任是恋人之间最基本的东西。

流暄顿了顿，没有说话。他的手从我脸边拿开，手指蜷缩起来。

我心里在笑，看吧，我刚才还把我们比喻成历经沧桑的恋人，而其

实我们的关系还脆弱如纸。

我说：“你还喜欢金宫吗？”
流暄再一次停顿了一瞬，微笑，“我喜欢的是你。”
看，我还妄想他能说一句金宫的坏话，或者跟她划清界限，哪怕说，那都是以前的事了，这样也行啊。

可是我看流暄的表情，他分明是不舍得说一句金宫的不是。他的内心在斗争，他发自内心不想说，于是很完美地处理了我这个问题。

我太贪心了，居然想把谁谁的历史一笔抹掉。

我说：“对不起，以后我不再问了。”
流暄笑笑，居然没有说话。

我就这样默认了，以后不去过问他的历史？这样两个人相处就能愉快一些？这就是所谓的距离美了？

刚刚看到烟花的感动和喜悦顿时被现实拉下了马。

我认真地鼓鼓嘴，还不算了解对方，流暄了解我吗？等他了解我以后还会喜欢我吗？这好像是很大的问题，同样的，我也不了解流暄，可是我还是说：“好。”

虽然你连我的名字都没叫过。将来说不定有一天你会忘记我。
虽然你高高在上，让我有患得患失的感觉，甚至让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有压力，让我觉得跟你在一起，可能有这些困难。

但是我还是喜欢你。

流暄说：“我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。”他捧住我的脸，垂下头亲吻我的额头，鼻梁，然后是嘴唇，然后在我嘴角展开一个笑容和我额头相抵。

虽然我略有一些悲哀，但是我在笑。

流暄直起身子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有拇指细细地摸我的眼角，看得有些发愣，他说：“你不高兴。”

“不。”不是不高兴，我明明觉得很幸福。



我伸出手，擦了擦眼角。

流暄低头，笑着拉起我的手，领着我走到高台的边缘，风吹起我和他身上的衣衫，互相交融重叠着，白色红色夹杂在一起，就好像是我脚下烛光照耀下的月桂花。

流暄说：“就是因为这片月桂林，我才决定在这里建金宫。”

我说：“你很喜欢月桂树。”

流暄笑，“是，很喜欢。”

我故意嬉笑，“因为喜欢月桂树，所以在这里建金宫。”顿了顿，“真像一个小孩子。”我仰头，看见流暄宝石般光芒的眼睛，绝艳面容，他握起我的手，把我的手背放在他的下巴上，细细摩挲。我能感觉到有细微的青涩胡子在扎我的手背。然后他很认真地说，“我还是小孩子吗？”

我的眼睛眯起来，像是因为被脸上的温度烫了，我说：“有胡子也不能证明什么。”从没听到过自己有这种声音，软绵绵地没有力气。一切世俗在外，我自己都能瞬间感觉到自己的心，心在有力地跳动，它在温柔而甜蜜地说话。

流暄弯弯眼角，“那该怎么证明？”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喉结上，“十五岁以后，这里就开始明显了。”

他握着我的手往下滑动，我吓得蜷起手指。流暄温柔地看着我笑，靠过来，他的长发在我脸边飞扬，“你不敢？”

我立即否认，“没有……不是。”

流暄笑，“趁着你现在还愿意亲近我。”抬起头，黑发飘散，“以后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”

我知道流暄是在开玩笑，可还是心酸起来，“怎么会。”

流暄说：“月桂花好看吗？”

我点头。

流暄眯了一下眼睛，把视线落在月桂树上，“但是它不能时时刻刻

都这么好看。”

我的手落在他的胸口，流暄笑道：“我现在还不算很瘦。”手底下的身体很结实，散发着比我手心稍热一点的温度，他压着我的手掌按了一下，胸膛很有弹性。流暄说，“练武的男人，这里才会这样，不然会稍微软一些。”

我笑，说：“骗人，干力气活的男人一定会肌肉更发达。”

流暄引导我的手，在他上身游走，“那会这么匀称吗？控制不好肌肉，这里就会像一块石头。”

我想起那些肌肉大汉，不由地笑出声。

我的手在他左边肩膀下方，离心脏不远的地方停住了。流暄拿着我的手，放在他右侧对应的位置，然后又放回左侧。“两边不一样了，因为这里受过伤，一直不愈合，伤口周围的肌肉有点萎缩。”

我的手不敢使劲去碰，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流暄说：“受伤以后，没有及时去治，后来治的时候，已经严重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是什么时候？”

流暄抿嘴笑，“我刚背叛江陵城，亲手督办金宫，天气不是很好，总下雨。”

我说：“即便你想坐拥天下，也不能这样啊。命都不要了，以后还谈什么天下。”我的手在小心翼翼地摸索，“那以后能不能好起来？”

流暄说：“心情好的话可能会好，”勾起嘴唇，“心情不好的话，大概也会好。”

我眨眨眼睛，“这怎么说。”

流暄微笑，“心情好了，身体各方面也都会变得很好，恢复就会快。”

我问，“那心情不好呢？”

流暄说：“心情不好就无所谓了，”用开玩笑的口吻说，“把那边也瘦下去不就不一样了？所以现在趁着我还没有很瘦……”

我的心迅速又酸了一下，我说：“以后你别这么说了，我不爱听，好



像将来有一天会变成那样似的。只要你勤练武，就一定会好的，身体这么长时间不恢复，一定是因为你偷懒。”

流暄笑，拉过我的手，环住他的腰身。“我吓你的。”

这还真的把我吓住了，莫名其妙地后背就出了冷汗，就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不好的事，心都提前悲伤起来。

月桂花瓣在空中飞舞，借着树枝上灯笼里朦胧的光芒，展露着它的绝艳，纷纷扬扬，仿佛天地间都能感受到这片树林带来的美丽。

我的视线越过月桂林往外望过去。奇怪的是，我居然看到了在一棵大树背后，有一角象征着尊贵的紫色衣衫。

等我再定神望过去，视线所及，那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刚才有人说的话，原来人跟人这么容易就错过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有人上了台阶，我和流暄还是手拉手抱在一起，我顿时觉得自己脸皮不够厚，额头上已经惊出一层薄汗，急忙在流暄怀里挣脱着，心脏比剧烈运动时跳得还快，手脚麻软。

流暄笑着看我跳开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了白砚。

我的笑容目光都装得很平常，只是手不由自主去整理头发。白砚看着我的动作，眼睛顿时暗淡下来。

我这才有所觉悟，手臂僵直在那里，我弄什么头发，这不是不打自招吗？

白砚继续看着我，“他已经走了。”在向流暄汇报，然后奇怪地对我说，“天晚了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我愣了，呆呆地看着白砚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要如何反应。我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，无声地笑，眼睛开始四处瞟，唉，我要说什么？攥起衣角。

白砚向前走了一步，脚步声，把我的视线立即弹了回来。

白砚嘴唇苍白，面颊却奇怪地泛红，神情义无反顾，跳跃的目光有些失控。我退后了一步，让他的表情增加了一些尴尬和痛楚。

我眼睁睁地看着流暄走过来，拉起我的手。立即，我和白砚之间隔

了一道墙，就像一张白纸上被划上要撕开的痕迹。

看着白砚难过，我的耳边仿佛就听到了什么人轻轻地叹息，微笑，“真不希望……不希望看到他难过……”眼前一片片血迹，我的心忽然紧缩在一起。我的手无意识地在攥紧，仿佛要把手指攥碎了。

白砚的眼睛在难过，深谙着眼底发红，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“这件事还没有完全确定。”

流暄说：“是你不敢确定还是不希望确定。这一次去江陵城，我以为你都明白了。”

白砚失控地摇头，“她是我带回来的。”

流暄说：“那，谢谢你。”

白砚笑，“你不会犯错吗？她们长得一模一样，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。”

流暄说：“你说得对，我会犯错。”他伸出自己的手，“但是我的手指在不在，我很清楚。”顿了顿，“白砚，人说十指连心，何况她不是连着我的心，根本就是我的心。”

7

我听不懂流暄在说什么，茫然地抬起头，流暄注意到我的另一只手，脸色忽然变了变，我笑得轻松，问，“怎么了？”

流暄说：“松开手，没事了，把手松开，会伤到自己。”

我诧异，“我没有……”顺着流暄的目光望过去，我的手攥着我的衣服在发抖。我睁大了眼睛，眼角也有东西流下来。

流暄把我抱进怀里，“没事的，放松下来。”

“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身体在难过？”浑身在颤抖，仿佛经历了什么可怕的事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淌，“可是我却什么都感觉不到。”就好像人受了伤害会晕过去一样，只不过我很清醒，却感觉不到伤害。

流暄把脸埋进我的颈窝里，用极其轻柔的声音说：“一会儿我还要包饺子给你吃，你见过长得像老鼠一样的饺子吗？”



我摇头。

“下面那片月桂树林你喜欢吗？我还想要跟你到下面走走。”流暄的手在抚摸我肩膀上的流苏，他揉捏安抚。我低头看见漂亮的流苏和绣满宝石的衣裳，我这才记起来，我今天洗了澡，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，在镜子前精心打扮了一下，是跟流暄一起看烟花来了，这期间我很快乐，没有发生任何让我感到恐惧的事。

我的手终于松开了衣角，流暄把手伸过来，与我十指交握。我安静下来，流暄抬起头冲我微笑，“你今天真漂亮，衣服也很适合你。”

我说：“这衣服好繁琐，开始我都不知道怎么穿，但是它又好漂亮……光肩膀上的这条流苏我就弄了好半天。”

流暄笑笑，把流苏卷在手指上，然后低下头亲吻了一下。他的红唇慢慢压在华丽的流苏上面，柔软的嘴唇侵入丝绸中，按压出性感的痕迹。

我的心仿佛被水烫了一下，最脆弱的神经被牵动，脊背上有一种战栗的感觉。流暄伸手揽起我的腰，我的额头上顿时就出了一层汗，甚至不为人知地心跳如鼓。刚才的那种难过的情绪马上就烟消云散了。

流暄转了个身，“白砚，我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你知道，我并不是一个善良的人。”

白砚和流暄对视，“那又怎么样？既然你那么相信你自己的心，为什么我不能相信我的心？不管她是谁，我喜欢她。”

流暄说：“你的立场动摇了，这我管不着。我只能说你跟我的感情不一样。”

白砚顿了顿，低头没有说话，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，关切地看着我，“她在你身边，你们都要受到伤害，难道你没想过用其他的方法吗？”

流暄笑，“可以有各种方法，但是前提一定要在一起。”眯起眼睛，“我的立场是，一起老，一起死。”

白砚说：“至少你应该给自己和她找一条退路，任何事都是不确定

的,即便你做事再完美,也会有错。”

流暄微微一笑,“我不需要有退路。”

白砚睁大了眼睛,顿了顿,他笑了,“我们换个时间再谈。”

流暄说:“你眼睛不好那些年,虽然看不见,但是一直都在思考,所以才能厚积薄发,处事做事都比别人成熟得多。我和你一样,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思考,长大以后,”流暄笑笑,“继续思考,用自己的血和汗。我想要什么,我很清楚。你不用跟我讲任何道理,我做人的标准,并不是要完美。”

白砚一步步地后退,他白色的靴子撞击地面的声音格外的悲伤,身上的猫眼石蒙上了一层黑色。

我想起我和白砚第一次见面的情形,他眨眨黑溜溜的眼睛斯文地跟我抢饭吃,他羞涩暧昧地笑,完全跟金宫正殿前的巨幅画像画的不同。

在别人崇拜他的时候,我会想起他跟我嬉笑着说“啊哈”时的样子。白砚对我来说并不陌生,甚至于很亲切,在他身上我找到一种特别的情绪,那就是溺水者手里的一把稻草。从他身上我莫名其妙找到一种自欺欺人的踏实感,就好像从白砚那里我能看见另一个人,想起另一个人,想起她看到他时眉宇飞扬的样子,但是通常时候,特别是在黑夜里,我总能感觉到这个人在离我远去,我无法挽留。

我想念她,或者根本无法接受她消失得无影无踪,我情愿那个消失的人是我,而现在活生生地站在别人面前的人是她。

我龟缩在壳里,继续自欺欺人。在壳里的这部分灵魂我是看不见的,所以现在我只有一个直觉的反应,我觉得我对白砚很愧疚。

我跟流暄在一起像是犯了某种错误,白砚成了无辜的受害者。

如果是爱情是忠贞不二的,那么仿佛是白砚做到了,而我和流暄其实都是背叛者。这个情绪,让我十分的不安,我紧紧攥着流暄的手,抬头看流暄。



流暄坦然地笑，眉宇飞扬。

流暄说：“你回去以后告诉林桑和风遥，今晚他们就不必来我这里了，他们可以任意处理自己的事。”

“任意处理自己的事？”白砚有些迟疑，于是抬头看向流暄。

流暄笑笑，“是，任意处理，不用向我汇报。”

白砚低头想了想，突然之间明白了，试探着说：“主上是说紫苑的事？”流暄的脸色没变，白砚继续说，“风遥可以把紫苑接回来？”

流暄说：“那是他自己的事。”

听到紫苑的消息，我第一个反应是皱了一下眉毛，然后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扯扯流暄的袖子，是叫他的意思，跟说“喂”差不多，扯得流暄回过头，我顿时抿嘴笑起来。大概除了我，也没有什么人敢这么跟流暄说话。

高高在上的男人，任我扯袖子，谁想到这点会不偷着乐。流暄侧头问我，“怎么了？”

我咬了一下嘴唇，“紫苑不会有事吧！”你讨厌一个人，因为她经常在人前故意贬低你，甚至趾高气昂地指使你干活，没干完一件就扔给你另一件，然后还挑三拣四。这样的人你可能恨他恨得咬牙切齿，她一转身你就会诅咒她，恨不得她在你面前立即摔一个狗啃泥，然后以为是天谴，再也不敢做坏事，但是这些都是小惩罚，当她真的出了什么事，你突然就会忘记她对你的种种不好，心也变得柔软起来。

流暄说：“至少不会有生命危险，楚辞是这样的，杀一个人，他觉得太没意思。”

我张着嘴，脑海里在想那些对女孩子用的可怕手段，身上起了鸡皮疙瘩，“不会是，不会是……把她给……”

流暄笑了，“不会的。”

我一下子搞不懂了，难道楚辞还有稍微善良的一面，懂得尊重女性？

流暄笑，“他有洁癖，而且他也不喜欢看别人娱乐。”

我的脸“呼”地一下红了，流暄的意思是，楚辞自己不会做出那种事，也不会看手底下兄弟做那种事，不是因为他不够坏，是他没有兴趣。

我想张开嘴不知道再说什么才好。

流暄笑笑，握了一下我的手，“这件事交给他们自己处理好吗？”

毕竟是风遥殿下和紫苑的事，旁人只能看看，适当的时候关心一下即可，这是流暄一贯的处事方式。

我仰头看着流暄，流暄低头看着我笑，等我再看向白砚的时候，只能看见他身上的白袍被风吹拂，大幅度地落下，然后他消失在台阶的尽头。

我的心突然紧缩一下，难受得我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多亏流暄扯了一下我的手。我一头汗，下意识地：“谢谢。”

流暄抬起秀丽的眉毛，“你对白砚什么感觉？”
“我对白砚殿下？我跟他没什么……”眼光流离，说话的速度快得失常。

流暄笑，目光在我额头上停了一下，又转过头，没有说话。

我抓了一下衣角，深吸一口气，伸手碰碰头上的红头带，想把它拿下来，结果手指蜷起来，没下得了手。我说：“也没什么，第一次见到白砚殿下，只是觉得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就好像见到了一个一直被别人提起过的人。”

流暄勾起嘴角笑笑，很开心。

“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看见他难过，我心里也不舒服。”

流暄的黑发在空中飘舞，细长的眼角轻眯着，静静呼吸，静得让人感觉不到他。

我低下头又抬头说：“不像是第一次见到你。”

流暄的眼角颤了一下。

我说：“第一次见到你，就觉得这世间没有比你更美的男人。”



流暄笑了，“你攥着我的衣角就是因为觉得我好看？”语调温柔，话音清晰而缓慢，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把气息压得很轻。

我怕流暄嘲笑我，手心都差点出汗。我居然说出这样的话，我说：“在那之前我不知道你就是主上，所以……”我为什么会攥住流暄的衣角？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他好看么？别人问我对白砚的感觉我能说清，对流暄我真的反而说不清楚了。

我觉得自己再这么解释下去，真的会弄得满头大汗，我摇摇流暄的胳膊，笑脸看他。借着月光，我看见流暄额头上都是细碎的汗珠。

我诧异地愣住了，然后挑着眉毛说：“怎么了？”流暄的手心明明很凉，怎么会突然出那么多汗。

流暄露出一抹淡笑，“我在想，相爱的两个人，就算其中一个把自己弄丢了，等她看见她爱的那个人时，就算想不起来什么，也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。”侧头问我，“你说是不是？”

没想到流暄会突然想到这么个问题，我想了想，“应该是这样吧！除非她不爱那个人……”

流暄忽然说：“别。”笑笑，“你吓到我了。”黑不见底的眼睛像水中的月亮一样，沿着风吹的方向，细细起皱，明灿地晃动了一下。你真的吓到我了。

流暄把我的手握得更紧，“过两天我带你出去看看。”他笑，“愿意去吗？”

出去？我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点头，点头，“我还没出去过呢！不知道外面什么样。”

流暄拉起我的手，把我重新带回房间里，让我坐在软榻上，然后在我坐下的瞬间，低下头，碰触了我的嘴唇，我的脸迅速红起来，流暄微笑的样子，嘴唇红的发亮，“我去拿东西。”松开我的手，转身离开。

我呆呆坐在那里，看着自己的手掌心，简直不敢相信今天发生的一切。没有人在这时，我可以大胆表露自己的心情，我弯起嘴唇，在笑。